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馬克西姆的歸來

馬克西姆 文
馬克西姆 采夫 著
馬克西姆 別爾格
馬克西姆 棟 譯



中華書局出版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馬克西姆的歸來

(馬克西姆三部曲之二)

(榮獲一九四一年斯大林獎金一等獎)

Л. Г. Л. 勞	斯 柯 塔	拉 靜 烏 允	拉 采 別 爾	文 夫 格 棟	著 譯
---------------------	-------------	------------------	------------------	------------------	--------



中華書局出版

電影劇本叢書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

馬克西姆的歸來
(馬克西姆三部曲之二)

(榮獲一九四一年斯大林獎金一等獎)

Л.	斯	拉	文	
Г.	柯	靜	夫	著
Л.	塔	烏	格	
勞		允	棟	譯



中華書局出版

列寧格勒電影製片廠

於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根據本劇本製成影片

序 幕

伴隨着遙遠的手風琴的聲音，銀幕上出現了冷落的工人區的巷子。黯淡的燈光在霧中閃爍着，模糊地照着歪斜的木房子。難於通過的水潭。人行道上腐朽的木板。

有三個朋友曾在聖彼得堡納爾夫關卡旁邊住過

遠處傳來古老的華爾茲曲的熟悉的歌詞：

團團轉，繞圈圈，藍色的球兒轉。

團團轉，繞圈圈，球兒在頭上旋。

球兒往地上旋，球兒往地上轉；

俊俏郎呀想把姑娘賺。

在暮靄中，模糊地可以看到三個朋友肩搭着肩地走着。馬克西姆、安得烈、吉馬，一邊走一邊唱着他們心愛的歌曲。他們在燈光下經過。轉瞬間，我們看到他們的臉——年輕、無憂無慮而且愉快。

三個朋友在巷中走着，消失在濁霧中，路燈的燈光在黑暗中閃爍，……遠處手風琴的聲音停止了。

一個死在工廠中，……另一個被絞死，……而第三個……

工人區的景物，慢慢地浸入黑暗中。

警察局的檔案的封面。短而有毛的手指打開了封面，一頁一頁地翻着。我們看到馬克西姆的側面和正面的照片、指痕、人體形態學研究的資料。

這時，檔案書頁沙沙作響，一個看不到的人啞聲地報告着：

「黨內用名馬克西姆，社會民主黨人，列寧信徒，於一九一〇年被捕，嚴禁在首都及工業省份居住。一九一二年，在索爾摩夫再度被捕，在那裏他領導了布爾什維克的工作，在押赴監獄的途中逃逸……」

書頁翻過去：偵探的報告、各級警務人員的報告、法庭的判決、監獄當局的報告書。

「……在喀山城再度被拘捕，法院決議將其放逐到納累姆斯基邊區的巴那白里。本年，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從該處逃逸……」

一隻手合攏了檔案的封面。

第一部

軍樂隊的奏鳴聲在聖彼得堡的街道上轟鬧着。一輛四輪馬車沿着街道平平穩穩地在駛行。馬車中坐着一位穿着講究的婦人，她心不在焉地向四處眺望。

炎熱的六月天。在進行曲的節奏下，汗流滿面、被沉重的行裝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步兵正在經過。報販大聲叫喊着最近的新聞。

在首都的上空，飛翔着雙翼的飛機。游手好閒的人在人行道上昂起了頭，注視着它。

四輪馬車停住了，婦人從容不迫地下了車，付了車錢，沿街走去。

她走進一幢灰色的大房屋的院子裏。

她沿扶梯上去。第二層。住宅的門。這位婦人按鈴。在門上有塊小木板，上面寫着：

安得烈·葉菲莫維奇·杜拉也夫議員

穿着磨損了的技師短外衣的人在衣帽間裏迎接這位婦人，微笑着請她走進房中。從那裏傳出了響亮的聲音。

「我要知道，昨天根據什麼理由禁止在奧赫特舉行工人會議？」

在房裏的電話機旁邊，站着一位掛着背帶、有黑鬍鬚的結實的男子，他向電話聽筒大聲地叫道：

「是的，說話的就是國會議員杜拉也夫。」

他面部帶着表情，歡迎走進來的女人，馬上又朝着電話的方向作出憤怒的手勢。

「那麼我將榮幸地，」握住拳頭，「同部長先生面談，……再見。」
掛上電話聽筒。

「你好，葉蓮娜同志！……請原諒……」

電話鈴響，杜拉也夫不耐煩地取下電話聽筒：

「是！是杜拉也夫，什麼事？是什麼晚會？關於素食主義的晚會嗎？不能，太忙。
再見！」

他掛上了電話筒，發出憤怒的「嘖嘖」聲。葉蓮娜——我們認出她就是我們的舊相識娜塔莎——和技師都在微笑，杜拉也夫忍不住，也哈哈大笑起來，向娜塔莎問道：

「有什麼消息？」

「新的通訊！」娜塔莎說着從上衣中取出了一封沉甸甸的信。

杜拉也夫欣喜地抓住它。

「從克拉高夫來的！好極了！此刻就得交給尼古拉。」

他走到牆邊，在牆上敲敲，然後同娜塔莎走到鄰室中去。電話鈴又響了起來，技師拿起聽筒。

「議員杜拉也夫住宅，從哪個工廠來的？諾伯爾工廠？你難道不知道任何時間都可以訪問自己的議員嗎？好吧！明天……」

在鄰室中，一個有一小撮黑鬍子的、蓬髮矮小的人坐在一堆紙上，手中拿着鉛筆。他抬起了頭。因失眠而發紅的眼睛中露出溫和的笑意。

「伊里奇來的信，尼古拉，」杜拉也夫說，一面把信遞過去。

尼古拉跳了起來，審視着信封的四周，輕鬆地嘆了一口氣說：

「看起來，這封信是沒有經過保安課的！」他打開了信……四張寫滿字的小紙從信封中落到桌上。

「論文！」杜拉也夫抓住這幾頁紙說。

尼古拉拿住了第五張空白的信紙。

娜塔莎已點起了蠟燭，尼古拉拿着這頁紙放在燭焰上燻，出現了字母、字、短行。尼古拉低聲地、急忙地讀着列寧的來信。

電話鈴響了，技師在聽着：

「是……找杜拉也夫……他馬上就來……」

他將聽筒遞給跑過來的杜拉也夫。

「是嗎？」杜拉也夫迅速而幹練地說着，「傷重嗎？安全網有嗎？啊！混蛋！我就去……」

在另外的一個房間中，尼古拉同娜塔莎說着話，一面將一疊紙交給她。

「收下這份校正稿！可以付印。要聽着！葉蓮娜同志，有一個地方不恰當……」

「什麼？」

「你知道在磚瓦工廠中，罷工已繼續了四天了嗎？那兒解雇了六個拒絕在定時以外製造軍事定貨的鑄工。」

「關於這件事我們已經有短評了。」

「短評！太不醒目了，必須要刊登在顯著的地方！這次罷工事情很糟，幾個區域的孟什維克混進了罷工運動中。要派一個能幹的小伙子到那裏去！你這裏有人嗎？杜拉也夫！」

杜拉也夫已經穿上了短外衣，戴上了帽子，緊緊地皺着眉頭，然後彈着手指說：

「我提議派費多爾！」

「不認識這麼個人。」娜塔莎提醒着。

「很難認識，」杜拉也夫說，「他是從遙遠的邊區來的，熱望着工作。」

「很好，」尼古拉說。「提他作黨委會的候補委員並讓他開始工作，他需要很多東西來開始工作嗎？」

「不，」杜拉也夫微笑着，「他要求不多：聯絡地點和一個聲音很好的吉他。」大家都笑了起來。

「嗯，好！」尼古拉結束道，「祝福上帝的奴才費多爾去工作，并由黨發給他一個響亮的吉他。」

費多爾同志開始工作

吉他的諧音。在郊區街道，傍晚的昏暗中出現了漂亮的馬克西姆。他輕輕地、帶着情感地唱着：

媚人的眼睛，

你怎麼這樣的閃耀！

在黑夜的昏暗中

也不喪失光輝，

多少次爲了你

我痛苦着，煩惱着……

有一次爲了你

幾乎要上吊！……

成羣結隊散步着的女郎們，好奇地斜着眼睛，笑着。

迷人的鼻子，

這樣風流的翹鼻子，

我送你一條小手巾

整齊地摺疊齊的！……

在這羣女朋友中的一個美麗女郎，同她們道了別，獨自走開去。她後面跟着吉他的聲音和歌聲。

我用什麼來比擬你的眼睛？

當然沒有什麼可比！

我不能比它，

哪怕是用蘭德利諾夫利基的水菓糖。

從女郎背後出現了馬克西姆，彈着吉他，開始了談話。

「這麼漂亮啊！而且只有你一個人！我這樣想，你一個人散步寂寞嗎？」

「一點兒也不寂寞，」女郎傲慢地回答。但是並不拒絕馬克西姆挽住她的臂膀。

馬克西姆彈着琴弦俯身向女郎，並且裝作老練的浪蕩者的樣子問道：

「都到齊了嗎？」

女郎害羞地低聲笑着，用低語回答道：

「都坐在『蜜蜂』茶社第六號房間裏。」

馬克西姆好像被拒絕一樣，摔開手，同時開始高聲地唱着：

在分別時我贈給你

從裏海帶來的肩巾……

女郎驕傲地扭着肩膀，向另一方向走了。而馬克西姆却繼續走着，帶着情感地唱

着：

并且，向你說了「再會」

我帶着憂鬱走了，

多少次爲了你，

我痛苦着，煩惱着，

有一次爲了你

幾乎要上吊。……

茶社的門砰然一聲閉了，手風琴噙噙地響着，馬克西姆穿過大廳，客人們在那裏喝着茶，喧鬧着。

在另外的一個廳堂中，擊球的聲音、叫喊的聲音迎接着馬克西姆。愛好打台球●的健壯的人們用球棒擊着球，并宣告着預定的號碼。

●即彈子。——譯者

一個彎身準備擊球的、身穿短外衣的老工人，擋住了馬克西姆的過路。可以聽到催促的聲音：

「來，葉羅非也夫！打吧！」

一擊，球在飛滾着，聽到某人的惋惜的喊聲。

「沒打中！」

老人氣忿忿地轉過身，看到馬克西姆，憤慨地說道：

「呸，有鬼！二十六年來沒有錯過。喏！看到沒有！背後站着人，破壞了好球，現在他要進球了；看，打中了。」

馬克西姆極力想走過去，他懊惱地請求原諒：

「我不知道，對不起！」

球棒撞球的聲音。

「差一點！」傳來某人的狂喜的叫聲。

打台球的老頭兒洋洋得意起來，撞撞馬克西姆的脅部，祕密地低語着：

「呵呵！我本來是故意打壞的！騙騙人！這就是鏟工葉羅非也夫的派頭。」